

回目录

回首页

变形记

作者：王小波

我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那夕阳照耀下的杨树，树上的叶子忽然从金黄变成火红，天空也变成了墨水似的暗蓝色。我的心情变得好起来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到外边去。那棵杨树的叶子都变成了红绸子似的火焰，在树枝上轻盈地飘动。从太阳上流出很多金色的河流，在暗暗的天顶上流动。大街上的灯忽然全亮了，一串串发光的气球浮在空中。我心情愉快，骑自行车到立交桥下去找我的女朋友。

她站在那儿等我，穿着一件发紫光的连衣裙，头上有一团微微发红的月白色光辉。那一点红色是着急的颜色。我跳下自行车说：“你有点着急了吧，其实时候还不到。”

她没说话，头上的光又有点发绿。我说：“为什么不好意思？这儿很黑，别人看不到我们。”

她头上的光飘忽不定起来。我说：“什么事使你不耐烦了呢？”

她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你！你什么都知道，像上帝一样，真讨厌！”

我不说话了，转过头去看那些骑车的人。他们鱼贯穿过桥下黑影，拖着五颜六色的光尾巴，好像鱼缸里的热带鱼在游动。忽然她又来捅我，说：“咱们到外面走走吧，你把见到的事情说给我听。”我们就一起到桥上去。因为刚才我说她不好意思，这时她就挽着我的胳膊，其实臊得从头到脚都罩在绿光里。我说：“你真好看，像翡翠雕成的一样。”

她大吃一惊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你害羞呢？”

她一把摔开我的胳膊说：“跟你在一起连害羞都害不成，真要命。你看，那个人真可怕！”

对面走过一个人，脸腮上一边蹲了一只晶莹碧绿的大癞蛤蟆。我问她那人怎么啦，她说他满脸都是大疙瘩。我说不是疙瘩，是一对蛤蟆在上面安息。她说真有意思。后来一个大胖子骑车走过，肚子好像开了锅似的乱响，这是因为他天天都和老婆吵架。过了一会，开过一辆红旗车，里面坐了一个男扮女装的老处女，威严得像个将军，皱纹像地震后的裂纹，大腿像筷子，阴毛又粗又长，像钢剑一样闪闪发光。我把见过的事情告诉她，

不过没告诉她我在首长的小肚子上看见一豪猪。她笑个不停，还说要我把这些事写到我的诗集里去。

我有一本诗集，写的都是我在这种时刻的所见所闻。除了她，我没敢给任何人看，生怕被送到精神病院里去，但是她看了以后就爱上了我。我们早就在办事处登记结婚了，可是还保持着纯洁的关系。我老想把她带到我那儿去，那天我也说：“晚上到我那儿吧！”

“不，我今天不喜欢。”

“可是你什么时候喜欢呢！”

她忽然拉住我的手，把脸凑过来说：“你真的这么着忙吗？”我吻了她一下，刹时间天昏地暗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倒了个儿，原来在左边的全换到右边去了。我前边站了一个男人，我自己倒穿起了连衣裙，后脚跟下好像长了一对猪蹄，而且头重脚轻得直要往前栽倒。我惊叫一生，声气轻微。

等我惊魂稍定，就对自己很不满意。我的肩膀浑圆，胸前肥嘟嘟的，身材又变得那么矮小，尤其是脚下好像踩着高跷，简直要把脚筋绷断。于是我尖声尖气地叫起来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那个男人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不知怎么就换过来了。嘿，这可真有意思。”

原来那个男人前十秒钟还是我呢，现在就成了她了。我说：“有什么意思！这可糟透了！还能换过来吗？”

她的声音充满了幸灾乐祸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”

我气急败坏地说：“这太可怕了！这种情况要持续很久吗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也许会这么一直持续下去，我当个老头终此一生呢。我觉得这也不要紧，你我反正也到了这个程度了，还分什么彼此呢！”

我急得直跺脚，高跟鞋发出蹄子般的声音。我说：“我可不干！我不干！这叫什么事呀！”

“小声点！你嚷嚷什么呀。这事又不是我做主。这儿不好说话，咱们到你家去吧。”

我不走，非要把事情弄明白不可：“不行，咱俩得说清楚了。要是暂时的，我还可以替你支撑着，久了我可不干。”

“这种事情谁能说得准呢。你的衣服全是一股怪味，皮鞋还夹脚呢。我也讨厌当个男人，当两天新鲜新鲜还可以。咱们回家吧。”

我和她一起往回走，她推着自行车。我走起路来很费劲，不光高跟鞋别扭，裙子还绊腿。身体也不大听我使唤，走了一百多步，走出我一头大汗来。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想喘喘气，她就怪声怪气地说：“你就这么往地下坐呀！”

“我累了！”

“哟，我的裙子可是全新的，尼龙针织的呢！快起来，好好掸掸土！”

我勉强站起来，满怀仇恨地瞪了她一眼。为了表示对她的蔑视，我没有掸土，又往前走了。走了几步，高跟

鞋穿着太憋气，就把它脱下来提在手里。走了一段，我还是不能满意，就说：“你怎么长这么小的脚！虽说个儿小，这脚也小得不成比例。你就用这种蹄子走路吗？”

她哼了一声：“不要怨天尤人，拿出点男子气概来！”

男子气概从那儿来呢，我头上长满了长头发，真是气闷非常，浑身上下都不得劲。我们摸着黑走进我的房子，坐在我为结婚买来的双人床上，好半天没有开灯。后来她说：“你的脚真臭！我要去洗一洗。”

我说：“你去吧！”

她走到那间厕所兼洗澡间里去了，在那儿哗啦哗啦的溅了半天水。我躺在床上直发傻。后来她回来了，光着膀子，小声说：“真把我吓坏了，嘿嘿，你在外边显得像个好人似的，脱下衣服一看，一副强盗相。你也去洗洗吧，凉快。”

我到洗澡间里照照镜子，真不成个体统。脱下衣服一照镜子，我差一点昏死过去。乖乖，她长得真是漂亮，可惜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。我洗了洗，把衣服又都穿上，把灯关上，又到床上去。她在黑地里摸到我，说：“怎么样，还满意吧，咱长得比你帅多了。”

我带着哭腔说：“帅，帅。他妈的，但愿今天晚上能换回来，要不明天怎么见人。”

“嘿，我觉得还挺带劲。明天去打个电话，说咱们歇三天婚假。”

这倒是个好主意。“可是三天以后呢？”

“这倒有点讨厌。这样吧，我上你的班，你上我的班，怎么样？我讨厌上男厕所，不过事到临头也只好这么办了。”

我反对这样。我主张上公安局投诚，或者上法院自首，请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她哈哈大笑：“谁管你这事儿！去了无非是叫人看个笑话。”

她这话也不无道理。我想了又想，什么好办法也想不出来。可是她心满意足地躺下了，还说：“有问题明日再说，今天先睡觉。”

我也困得要命，但是不喜欢和她睡一个床。我说：“咱们可说好了，躺下谁也别胡来。”她说：“怎么叫胡来，我还会呢。”于是我就放心和她并头睡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叫她给两个工作单位打电话，叫我们歇婚假。她回来后说：“请假照准了。今天咱们干什么？奥，你去到我宿舍把我的箱子拿来。”

我说：“你的东西，你去拿。”

“瞎说！我这个样子能拿得出来吗？你爱去不去，反正拿来是你用。”

我坐在床上，忽然鼻子一酸，哭了起来。她走过来，拍我的肩膀说：“这才像个女人。看你这样子我都喜欢了。你去吧，没事儿。”

我被逼无奈，只好我去拿东西。走到街上，我怕露了马脚，只好做出女人样，扭扭捏捏的走路。路上的男人都筑曲线毕露的连衣裙太糟糕，真不如做件大襟褂子，再把头发盘得和老太太一样。

她宿舍里没人，我像贼一样溜进去，把箱子提了出来。回到家里，只见她还比手划脚的拿保险刀刮胡子，胡子没剃下来，倒把眉毛刮下来不少。我大喝一声：“别糟践我的眉毛！你应该这样刮”…。她学会之后很高兴，就打开箱子，传授我那些破烂的用法，真是叫人恶心到极点。

变成女人之后，我变得千刁万恶，上午一小时就和她吵了十一架。我觉得屋里布置得不好，让她移动一下，她不乐意，我就嘟哝个不停。后来又去做午饭，她买的菜，我嫌贵嫌老。她买了一瓶四块钱的葡萄酒，我一听价钱就声嘶力竭地怪叫起来，她只好用两个枕头把耳朵捂住。我对一切都感到不满，在厨房里摔摔打打，打碎了两三个碟子。她开头极力忍受，后来忍无可忍，就厉声喝斥我。我立刻火冒三丈，想冲出去把她揪翻，谁知力不从心，反被她按倒在沙发上。

她不怀好意地冷笑着说：“你别胡闹了，否则我就打你的屁股！”

我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放我起来！”

她在我屁股上轻轻打了一下，我立刻尖叫起来：“救命呀！打人了！”她马上松了手，拿到一边去，脸上满是不屑之色：“至于的吗？就打了那么一下。”我坐起来，嚎哭着说：“好哇！才结婚第一天就打人，这日子可怎么过…”我又嘟哝了一阵，可是她不理我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

吃过晚饭，她提议出去走走。可我宁愿待在家里。我们看了会电视，然后我就去洗澡，准备睡觉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她的身体十分讨厌。在那婀娜多姿的曲线里包含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，丰满的乳房和修长的大腿都很使我反感。长着这样的东西只能引起好色之徒的卑鄙感情，所以我应该尽可能少出门。

要当一个女人，应该远离淫秽。我希望脸上爬满皱纹，乳房下垂，肚子上的肉搭拉下来，这才是新中国妇女应有的形象。招引男人的眼目的，一定是个婊子。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形象和婊子就差不多。

当我们两个一起躺在床上时，她告诉我：“你今天的表现比较像个女人了。照这样下去，三四天后你就能适应女人生活，可以去上班，不至于露马脚了。”

我听了以后很高兴，可是她又说：“你的情绪可和我过去不一样，显得像个老太太。不过在妇联工作这样很合适。”

我告诉她，她的表现很像个男人。我们俩谈得投机起来。她推心置腹地告诉我：她很想“胡来”一下。我坚决拒绝了。可是过了一会，我又想到她可能会起意到外边也去胡来，这就太糟糕了。我就告诉她，可以和我“胡来”，但是不准和别的女人乱搞，她答应了。我告诉她“胡来”的方法，她就爬到我身上来，摸摸索索地很让人讨厌。忽然我觉得奇痛难忍，就杀猪也似的哀号一声，把她吓得连动都不敢动，过了好半天才说：“我下来了。”可我在黑地里哭了好久，想着不报她弄伤我之仇誓不为人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又变成了原来的形象。她躺在我身边，瞪大眼睛，显然已经醒了很久了。她还是那个漂亮女人，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好妻子。我伸手去摸她的肩膀，她哆嗦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我不是在做梦吧？”

“做什么梦？”

“我昨天好像是个男人。”

我认为她说得对，但是这不能改变现状。我伸手把她抱在怀里，她羞得满脸通红，但是表现得还算老实。后来她起了床，站在床前说：“这么变来变去可受不了，现在我真不知该站在男人的立场上还是该站在女人的立场上了。”

这话说得不错。男人和女人之间天然不和，她们偶尔愿意和男人在一起，而后就开始折腾起来，向男人发泄仇恨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夫妻和睦，可我始终防着她一手。

注：原稿无题，标题系编者所

[回目录](#)

[回首页](#)